

草戒指

Cao Jie Zhi

那是一个透明的岁月，
没有一粒尘埃落在里面，
微波一漾；
他们的心就会跟着荡上几荡，
纯净悠扬。

方舟 / 编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草戒指

Cao Jie Zhi

「方舟·编」



仔濟日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戒指 / 方舟主编 . —北京 : 经济日报出版社 , 2004

(橙色书坊青春文丛)

ISBN 7 - 80180 - 365 - 5

I . 草 … II . 方 … III . 小说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 . I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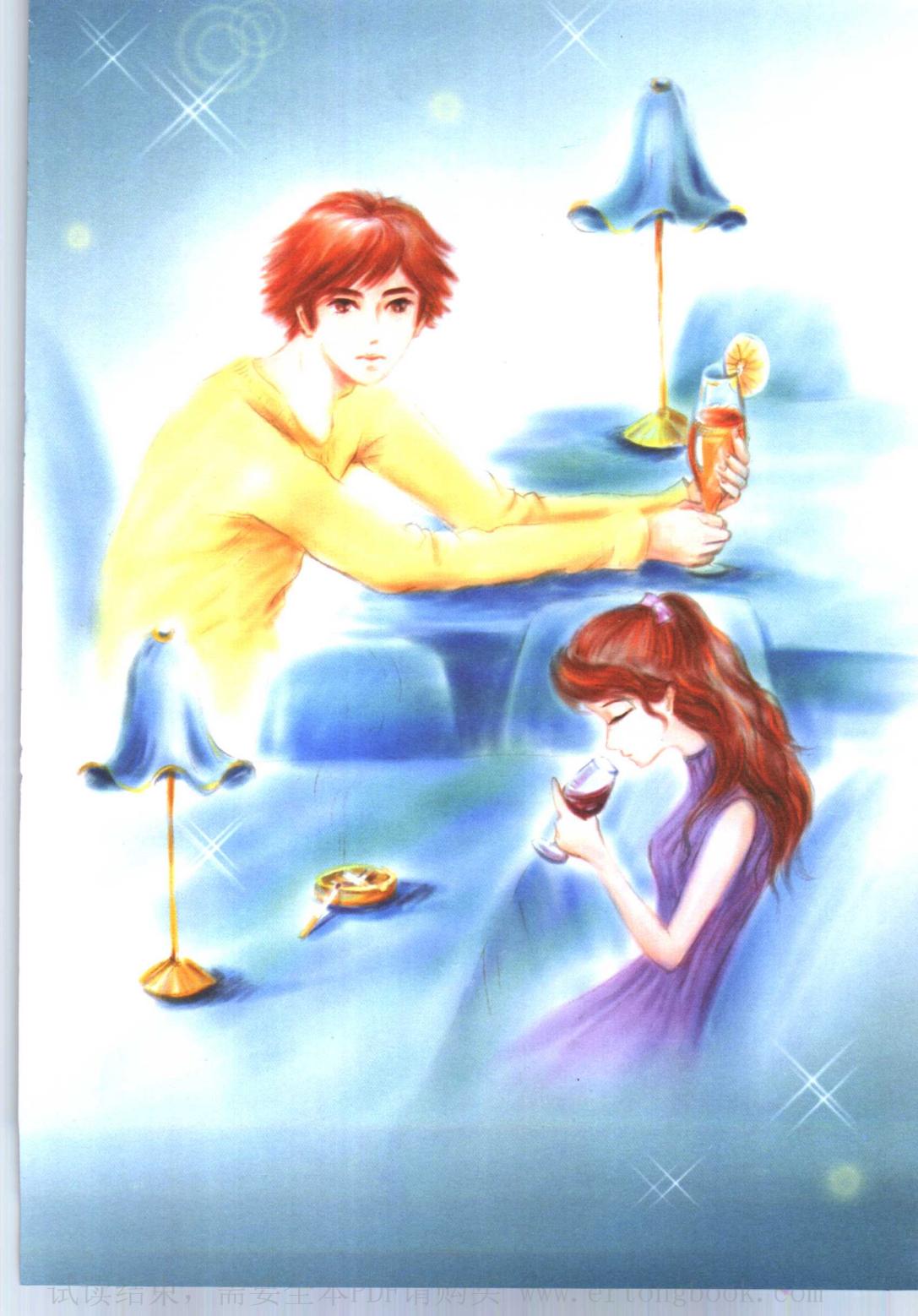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8970 号

草戒指

主 编	方舟
责任编辑	冯海岩
责任校对	程铁柱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(邮编 :100054)
电 话	010 - 63567683(发行部) 63567690(编辑部)
网 址	edp.ced.com.cn
E - mail	edp@ced.com.cn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中铁十八局涿州印刷厂
开 本	880 × 1230mm 1/32
印 张	6.7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7 - 80180 - 365 - 5/I · 041
定 价	48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

目录 Contents



卡萨布兰卡

2

卡萨布兰卡，夕阳停留在她的眉梢眼角。我们站在她千年的历史上默默微笑，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。

冬天流失布拉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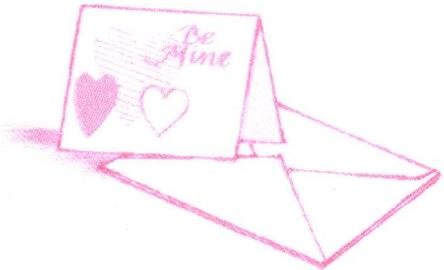
18

你曾经深爱的人，她正一点一点失去她的样子，她的声音，她的记忆。你不会再和她有任何关系，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。

世纪末烟花

34

深夜，万籁俱寂。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格外清楚。身边弥漫着淡淡的玫瑰花香，好像还夹杂着烟草的味道。



雪樱飘零

43

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必须告诉你，这世界惟一不可变更的就是——今生我最爱的永远都是你。

50

暗 蓝

她以落寞娴熟的姿势点烟，慢慢地啜着杯里的玛格丽特。从他的角度看过去，她的侧影不知为何悄然拨动着他的心弦，或许是因为她看上去太过寂寞的缘故。

夏天里的最后一滴眼泪

66

生活并不永远是一条平静的小溪，风月总会衍生出一些无法构思的巧合和偶然，让我们从狂热后无情地归于冰冷！

蝴蝶来过这世界

80

伴着悲伤到来的是我努力洗去的回忆，它像一部老电影，从灰尘里找出来，重新播放。

90

相隔两米的爱情

是说出真相，还是保持沉默；是爱自己应该爱的人，还是爱自己心里想爱的人；没有人知道答案。

冰水里的爱情

105

所有的孤独和失落都随风而去，七月的夜空，原来竟是这么的美。





枯涩雪花残丝情

114

生活是一个积累伤痛的过程，像一颗珍珠的形成，在伤痛中，我们会变得更加成熟，珍珠会变得更加有光泽……

133

曲终人已散

乐曲已终，人群已散。站在无边的黑暗之中，孤独就像一匹野马，在我淋漓的心上跳舞。

诺拉艾梦

139

温暖和冰冷的交替只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没有人会怀疑。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定律我们无法更改，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我们无法控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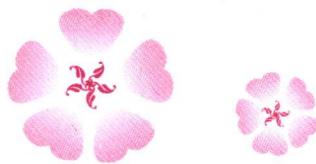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个透明的岁月，没有一粒尘埃落在里面；微波一漾，他们的心就会跟着荡上几荡，纯净悠扬。

最后的恋爱

我生活在那些遥远的少年期的回忆里，我的脑海里收集那时的点点滴滴。



卡萨布兰卡



卡萨布兰卡，我们站在她千年
的历史上默默微笑，
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。





卡萨布兰卡

薇雅宁宁

一

又一季过去。木木，我们分开已有多久。生活平静得好像是
一切都过去了，年少时光的熙熙攘攘，尘埃与流浪，爱情与理想
都已止息。我像悬挂在城市上空的尘埃一样四处漂泊游荡，然后
忽悠一下老去。

这年的春天来得太过突然。我甚至没有时间再看一眼这座干
燥的小城，再跟那些过去的年月说声再见就被迫从上个季节中挣
扎着醒来。那些属于北方的往事已经被仓促地纪念和歌颂过了，
雁飞回来，有人逝去有人在。

我的北方，阴郁的夜空与烟灰色的砖墙，冬日厚重绵长的
雪，我想我是与它们决裂了。我将要去的国度没有逼人的寒气，
它们会在热带的阳光下呐喊，消融，最后不见。割裂这些纠结时
我常会出现幻觉，我觉得木木还在，在我纯白明亮的眼底，在我
来不及讲述的细枝末节。我的身边还存留着他的记忆。一盒《卡
萨布兰卡》的黑白胶片，一封信，一张色彩明艳的画。画面上是
卡萨布兰卡的旧城区，蓝得惊人的天空上，停留着一只柔软的易
曲，正在熔化的表。

刻刀画笔都已折断，油画的颜色却依然如眼瞳般明亮。只是那卷胶片，早已磨损得放不出任何图像了，放映机里只残留一些若即若离的声音，听来模糊遥远。空气里弥漫着的，是已逝年月淡淡的哀愁。

我想，在卡萨布兰卡，一定有很多破碎的心，你知道我不曾再到那里。所以不得而知。我想，我们的爱情故事永远不会实现。但是，看着你远离的背影在暮色里逐渐逝去，我的心一样痛楚。落满灰尘的房间里我听见我的油画安逸的呼吸，更迭的色彩上演着别离。静止在右下角的黑色字迹，随着纸张的起伏忽暗忽明。记忆回溯时的轻微喘息，在不断倒退的年轮里，忽然变得尖锐。

“给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。我们的卡萨布兰卡。”

——木木

二

很久之后我匆匆走过街角那间 Loseanna 时它已经换掉了原本笼罩着整个酒吧的风景画。店主将所有的墙壁漆成烟灰的颜色，深陷的柔软，像是轻轻触碰就会有记忆掉落。依旧是繁复的装饰线条。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墙壁上口红的黯淡的字迹，斑驳，却有着触目惊心的美丽。很多人驻足，为它们沉迷。关于那些字迹的传说被编织成不同的故事在酒吧里流传，无论是哪一个，都美丽忧伤得令人叹息。

可我还记得在很久以前，有个落魄的男孩子在这面墙上无比忧伤地写下：

Ka Sa Bu Lan Ka

卡萨布兰卡



“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，请你回到我的身边好吗？”

店内悬挂的高脚杯折射出莹冷的光。靠窗的第三个位置上坐着一对情侣，男孩子英俊的侧面，脊背笔直，手臂扬起好看的弧度，看起来正诉说着什么。他一定是很激动，隔着厚重的玻璃我都能感受到他四处飞溅的热忱。女孩子罩着宽大的毛衣，蓝布挽起长发，低头用手指敲击着身前的杯子。她不发一言，俯视的目光却格外忧伤。男孩的热忱得不到回应，他的情感像水气悬挂在一侧的窗子上，被冰冷的玻璃凝成细小的水珠。那些透明的液体汇流而下，在他脚边的画板上流淌出炫目的斑斓。

木木！木木！过了许久，我终于在心底喊出这个连声线都已遥远的名字。

“当爱情出芽，指间萌发。女孩她为何不说话。暗夜沙漠中的卡萨布兰卡，短暂得像落花。”

三

木木始终无法忘记他与霓萨的相遇。那个男孩子这样写。时间是2002年10月。男孩写到那天下了很大的雨，天空纯净透明。街角的Loseanna坐满了人。他在靠窗的第三个位子看见一个女子。她穿着宽大的墨绿色亚麻毛衣，领口处露出一段颀长的脖子，鹿一样优雅。褐色的卷发用蓝布挽着，安静地趴在她肩上。她看起来是精致的女孩子，像个SD的娃娃，有些哀怨的美丽。

他坐在她对面，在放下画板的瞬间注意到女子放在咖啡杯上的手指，白皙而寂寞，指尖轻微的伤痕似乎是刻刀的印记。

她对他点点头，眉宇间掩饰不住疲惫的神色。她说，我叫霓

萨。

是的，霓萨。男孩兴奋起来。我的小姑娘霓萨。她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像是初冬时节积雪的田野，隐约涌动着麦香，亲和且纯粹。男孩写下这些时有些得意地笑了出来，他很自豪自己有这样美妙的比喻，它们念起来格外动人。霓萨是美院学雕刻的学生，平日里面对的总是些冰冷的石膏，抑或潮湿的胶泥。她用一把锋利的刻刀在那些坚硬的物质上雕刻出形形色色的模样，下手迅速且毫不犹豫。她似乎很少有朋友。热爱艺术的孩子，总有那么些不合时宜。

那天的酒吧始终流转着一首老歌。男孩回忆着，他在十月的夜晚点燃一支香烟，然后放在台灯下静静地看它燃烧。烟雾缭绕。男孩凝视着这些烟雾很严肃地思考，最后他在速写本上写下一些想了很久的句子。

A kiss is still a kiss, a sigh is just a sigh. The fundamental thing sapply. As time goes by.

男孩写它们的时候手指有一些颤抖，黑色的字迹晃晃悠悠爬了速写本满脸。它们歪歪扭扭地记载下一些故事，故事里有着流逝的时光，有美丽的卡萨布兰卡，还有个叫做霓萨的美丽姑娘。

那时他并不明白。这个柔弱的姑娘曾为了他企图与现实对抗，她看上去无比坚强，却最终被厚重的时光打得落花流水。

四

我和木木很快走在一起。或许早在我们遇见之前，我与他就相识了。我习惯在美院开满蔷薇的围墙外等他，看着我的木木从

He, He, Ru Lan Ke

卡萨布兰卡

高高的围墙上轻巧地跃下。他站在墙头上，双臂展开成飞翔的姿势，然后微曲膝盖，毫不犹豫地跳下来，鞋子与地面摩擦出迟钝的声响。我仰头看着木木，我觉得他是从天而降的天使。天使从青灰色的围墙上落下，微笑着牵起我的手。

“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，现在我们走吧。”

我们长时间地呆在木木的画室里。那是间简陋的画室，在一个破旧地下室的最里面，拥挤狭小，拉着橙色的帘子。木木用很少的钱租下它，然后放满了他心爱的东西。沾满颜料的画架，断裂的铅笔头，揉碎的白纸，精致昂贵的画册。墙壁是沉静的烟灰色，布满色彩斑斓的画。

我抬头的目光恰巧碰到其中的一幅，如此轻易的注目或许可以称为邂逅或者遇见。画中以平静得可怕的风景为衬托，停留着一只柔软易曲，正在熔化的表。我忽然颤抖着想要后退。我觉得害怕，那些颜色在我的眼睛里扭曲了，那只表像是要吞掉我。

“这是达利的作品。”木木扶住我说，“我最喜爱的画家。”他说起这些的时候，眼神里闪烁着星辰的光芒。他说达利是一位具有卓越想像力的天才画家，能把梦境的主观世界变成客观而令人激动的形象。令人激动的啊！木木总要迷失在这个词语里。我得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个留着滑稽胡须的男人。可他令木木这样沉迷，那他一定是好的，尽管他曾经想用他的画来吞掉我。

木木指着达利的画像对我说，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，他是我的传奇。

我看着木木，我在心里说，木木，你是我的传奇啊！

五

再次出现在 Loseanna 时我已经爱上达利了。我与木木兴致盎然地讨论着关于达利的一切，优雅的微笑，并且看起来很严肃的思考。

你知道作为一个天才画家的恋人，我需要做的是什么。我已经很少拿起刻刀去对付那些坚硬了，相反的，我越来越长时间地扑在那些精致昂贵的画册上面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不得不承认，达利是个非常迷人的角色。他在我和木木之间扮演着引线，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我无数次摔倒在他赋予我的梦境里，然后逐渐与他默契。

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他，他传奇性的一生，他作为画家的非凡技能。达利对物象的描绘精细入微，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程度。通常他将它们放在荒凉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，令人联想到他的故乡加泰罗尼亚地区。我们彼此猜测着这些谜一样的画面，并为了时光之眼的最后一滴泪水而争执不休。

但我与他还是和睦的。不想达利的日子我们会牵着手在街上上来回地转悠，看起来是年轻而新鲜的情侣。木木替我拿着大袋的苞米花，我想要吃的时候就跳起来去他手里抢。有些时候他把袋子举得很高让我围着他打转，有些时候却温柔地低下头来将它们塞进我的嘴巴里。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，看到喜欢的店铺就进去转转，电影院有了好的片子就一定要去看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与木木看过的第一部影片《卡萨布兰卡》。那天木木的眼神格外明亮，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，只是要我安

For. S. De Leon Gia

卡萨布兰卡